

桐柏英雄

TONGBAIYINGXIONG

前 涉 执 笔



桐 柏 英 雄

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工程兵《桐柏英雄》创作组
前 涉 执 笔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 1/4 插页 2 字数 362,000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第二版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第五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2·383

定 价：1.14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

小说通过人民解放军一个连队开辟桐柏新区的战斗生活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歌颂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书中着意塑造了战斗英雄赵永生和团政委董向坤等英雄人物。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在斗争中英勇顽强，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小说情节比较曲折，生动感人。

目 录

引 子 盼 望.....	(1)
第一章 进 军.....	(23)
第二章 夜走蟠龙谷.....	(101)
第三章 雪战桐柏城.....	(141)
第四章 打邓县.....	(177)
第五章 火 种.....	(279)
第六章 半边天.....	(393)
第七章 赴汤蹈火.....	(463)
尾 声 向前方.....	(509)

引 子
盼 望

阳光照耀着淮河，驱散开乌云，赶走了一场特大的寒潮，照亮了桐柏山。

一霎时，朝霞披满那峻峭的主峰——太白顶，金辉遍洒唐河，白河……普照大地，给万物以温暖、生命和希望。

这是一九四七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唐河两岸的城镇和村庄突然热闹起来了！锣鼓响，鞭炮鸣，一队队红旗，一阵阵歌声，红旗迎风起舞，歌声响遏行云。城内城外，河东河西，人群川流不息，东村的秧歌扭到西村，南庄的锣鼓敲进北庄。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桐柏地区！热烈庆祝人民子弟兵解放唐河城！

距这唐河县城不到三里，隔河西岸有个往常是沉寂冷落的秀女村。这秀女村，今天也变了样子，家家户户住满了亲人解放军，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笑声。是呀，怎能不让人们欢笑呢？那些压榨人民的国民党军警及反动武装被消灭了！那些地主、恶霸等一股脑儿地跑的跑走、隐的隐没了！人民要掌政权做主人了！

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担水、扫院、修整街道；乡亲们争抢着给子弟兵洗军衫、补鞋袜。军爱民，民拥军，你追我赶，心血沸腾！

晴空万里，没有一丝儿云，寒潮后的初冬煦阳使人感到格

外温暖。邻村的秧歌队刚刚过去，从那秀女村中走出几位年轻的姑娘，提着木桶、木盆，说说笑笑，叽叽喳喳，来到唐河西岸，步下几层石阶，走近清澈的水边，挽起裤脚，卷起袖头，拥挤着蹲在一块青石板上。她们把一件件绿色的、白色的军装、衬衣用河水浸过后，泡在木桶木盆里。接着，便把一件件衣服在青石板前面的几块露出水面的河石上揉洗起来。

她们洗着、说着、笑着，觉得今天的河水也比往常温暖了许多。绿色军衫倒映在河底，阳光一照，河水也变了颜色，碧绿碧绿的，象似有谁在这里倾泻下一河浓郁的琼浆美酒，惹得一群调皮的小鱼儿摇摆着尾翅围着青石板打转儿，久久不肯离去。

对岸唐河城里，庆祝大会正开得红火，一阵阵口号声隔河传来，回旋耳边，拨动心弦。姑娘们停下手，相互搂着肩膀，仰望小城上空那红色的旗海，静静地听着、看着，轻轻地发出了“啧啧！”的赞美声。

突然，其中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站起身来，离开伙伴们，沿着河边小路，直向上游渡口处跑去。

“咦！小华姐姐这是咋了？”青石板上的一位姑娘问。

“乐的呗！”另一个说。

“小华姐方才对俺说，她想去当兵。”又一位姑娘说。

“当兵？”

“嗯，听说解放军里也有女兵哩。”

“看，那不是两个女兵搭船过河去了。”一个姑娘抬手向渡口那里一指，其他几个也一齐向渡口那里望去。

“看，多神气！”有位姑娘说。

这时，那位跑向渡口的姑娘，已经上了渡口右侧的高坡。

渡口右侧高坡上，相并生长着两棵古树：一棵是高大笔直的梧桐；一棵是满身苍劲的翠柏。两棵树的中间，是一块碾盘大小的怪石。露出地面的古柏根丫盘绕着大石，使得这块不方不圆的怪石，在长年累月里，任凭风吹雨打也没有滚下斜坡而滑落在河水里去。

那姑娘登上那块大石，目送着两个女兵上了东岸，又把来往过渡的解放军，一个一个地端详，一个一个地打量。河面上微风吹来，拂动着她那鬓角上的茸茸短发轻轻地向后飞扬。脊背上那条黑长的大辫子，却沉沉甸甸纹丝不动，巴掌宽的红辫根儿，远远看去，好似茂密林中的一团野火。在那清秀的脸庞上闪动着充满强烈希望的目光。

“不对，她好象在找人。”青石板上又有人说。

“找人！她找谁哩？听说她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不然怎么会给冯寡妇当了童养媳妇。”一个稍大一点儿的姑娘说。

这时，一个姑娘站起来向渡口那里喊道：

“喂！小华姐，真不沾弦，解放军不走了，就是怕你看不够哩。”

青石板上的姑娘们，一个喊着，其他几个轻轻地推打着，笑成了一个团儿，恰似春风拂动的花丛。

被叫作小华的姑娘，没有理睬女伴儿们的笑闹，仍然面向渡口望着、寻找着。

“喂！就让你看个饱，俺们洗完可要先走了，留下你一个人给河里的小鱼儿作伴儿。”

桐、柏树下的姑娘，转脸看看向她召唤的女伴儿们，又回头向渡口望了望，长出了一口气儿，摇摇头，跳下那块大石，走下高坡，顺着河岸向女伴儿们走来。路上，她偷偷地擦去了腮

边上的几滴泪水……

“咦！小华，你哭了？”那位年长一点儿的姑娘问。

桐、柏树下走回来的姑娘嫣然一笑，用袖头擦了擦眼睛说：“没，没有，是风吹的。”

“你在找人？”

“你找谁哩？”

“没找到？”

伙伴儿们在亲切地询问。从桐、柏树下走回来的姑娘，紧紧咬住下唇，低下头，一语不发，从木桶里取出军衣，蹲在青石板上搓洗起来。

几个女伴儿们也扫兴了，一时都沉默下来，揉洗着自己手里的衣服。那些浮游在青石板周围的小鱼儿却偏不知趣，有几条竟跳出水面，无忧无虑，尽情嬉耍……

姑娘们都同情从桐、柏树下走回来的那位姑娘。她已经满了十七周岁，可是却给冯寡妇那八岁的娃儿当了童养媳妇。尽管冯寡妇为人厚道，但到头来这场不班不配的苦日子，谁知道该怎么过。村子里的人常议论，都说可惜了这秀气能干的小人儿。

青石板上的姑娘们默默地洗着衣裳。

突然，一个姑娘手按着湿漉漉的一件白色衬衣自语道：

“哟，有东西！”接着，她把衣服翻开，摸了摸衬衣左上方的小兜，又说：“好硬哩！”

她身旁的一位姑娘，把头伸过来，看了看那衣服小兜上紧紧别着的别针，说道：“看样儿，是顶贵重的东西。这人可真粗心，要洗衣服，也不想着把东西拿出去。若是把东西糟蹋了，多可惜，快拿出来看看吧！”

手拿白衬衣的姑娘，替衣服的主人辩解道：“哟，这可不怪人家。这衣服是俺娘从人家背包底下偷着拿出来的。”

那姑娘说着，解开别针，从衣兜里取出一个手帕包成的小包。“哟，看，还有血哩！”

“这人准是受过伤。”另一个说。

手帕包儿被打开，一看，竟是两块带有孙文头像的银元，那姑娘说：“还好，是两块大洋，若是钞票就搓烂了。”

“手帕包儿！两块大洋！”从桐、柏树下回来的被叫作小华的姑娘猛然仰起头来，几乎是喊叫着问：“是一块绣着梅花的手绢儿？”

“是呀，是绣着一朵小梅花。哟，看，绣得真美气，手儿真巧……”

还没等那姑娘说完，被叫作小华的姑娘早来到身边，一把夺过那手帕和银元！双手捧着，仔细看着，眼中射出炯炯的光亮。

“找到了！找到了！可找到了！”她笑了！两腮上笑出了两个圆圆的酒窝儿。

但是，不久，这一切又都散开去。转瞬间便是满脸泪水。

姑娘们一见，惊愕万分！她们哪里知道，这一条手帕、两块银元寄托着她多少希望啊！

.....

被叫作小华的姑娘，原本住在邓县城北大兴营。她的原名叫小花，“小华”是到冯寡妇家才改的。

十二年前的夏天，好恶的一场大洪水！刁河同湍河之间，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水吞没着陆地上的一切，当然也吞没了小花的家乡大兴营。那时小花只有五岁，十一岁的哥哥背着她随

着乡亲们向北逃去。背后是洪水的吼叫声、房屋的倒塌声、人们招儿唤女的喊叫声。

小花的哥哥小永生，虽然那时才十一岁，可长了一身好骨架，个儿足有十三、四岁的高。从小劳动，练就了一把好力气，背着妹妹向前猛跑。永生娘那一对害死人的小脚，却把永生爹给拖住了，一霎时被永生给拉在了后面。

永生背着妹妹跑得快，可是那万恶的洪水来得更快，在身后呼呼直叫！一个浪头打来，哥儿两个便被泡在了水里。永生背着妹妹向前趟着，水在涨着：齐膝盖、齐腰眼儿、齐胸口、齐脖颈儿……机灵的小永生猛然抓住一块门板，把妹妹小花放在门板上，自己也手搭着门板晃了起来。

小永生平时在湍河里摸鱼捞虾，练得一身好水量，推着妹妹，不一会就游到了北岗子。兄妹俩上了岸，回头一看，爹和娘正在洪水里挣扎着，离这岗子，足有半里地远。忽然，永生娘身子一晃，栽倒在水里！吓得小花“哇”地一声哭起来。永生也惊叫一声，跳进水里，奋力向爹娘游去。

永生爹把老伴儿从水中托上来，恰好漂来一棵房梁。老两口抱住那棵房梁，顺水漂流着。

永生一见，这才松了口气儿，向着爹娘喊道：“抱住！不要撒手，等俺来划你们！”

永生绕开水中漂浮的箱子、柜子、桌椅等物件，身子一蹿一蹿地象个小鸭子，飞快地向前游……

地主丁大牙的大船由村中摇了出来。丁大牙的父亲——老妖精丁稚云端着白银制的水烟袋站在船头咕噜咕噜地吸水烟，丁大牙的胖老婆搂着九岁的宝贝女儿丁梅霜坐在船的中央，身边乱糟糟放着一些皮箱、木箱和大小包裹。四外，站着几个身

背盒子枪的狗腿子。丁大牙站在后舵旁边，指手画脚地骂着划船的长工们。两颗大得出奇的门板牙，狠狠地咬在下嘴唇外。

划着，漂着，永生爹娘抱住的房梁，渐渐地挨近了那条大船。一位好心的长工，伸篙勾住那棵房梁：“快，快，快上船来！”

“叭！”丁大牙走过来打了那长工一个耳光，骂道：“你不想活了？让那房梁撞坏这条船，咱们就得全完蛋！推开！推开！”

那长工气得两眼冒火，说：“梁小船大，顺水并流，撞上也没多大劲儿。你积点德吧，救人一命可胜造七级浮图哇！”

丁大牙从牙缝里哼道：“穷富死活，自有天定。快推开！”

丁大牙一扬手，几个狗腿子过来夺去长工们手中的篙杆，七手八脚把那棵房梁推进了水下。

永生爹喝了两口水，探头晃出水面。那棵房梁也跟着咕嘟一声冒出来，远远地流去。永生娘，却再也没有上来。

永生爹见老伴儿惨遭毒手，立时怒火满腔，“噌，噌，噌”，掀起几片浪花，来到船边。猛一蹿身，双手抓住船舷，全身用力猛往下拉。他要把这条大船拉翻！他要给老伴儿报仇！他要报千百年阶级压迫的血海深仇！

船身在摆晃着，船上那胖女人怪叫着：“哟哟哟，你看他，临死还要抓个垫背的。快呀，快想办法呀！”

丁大牙噉地一声拔出蒋介石奖给他爹的那把战刀，嗖地一下削掉了永生爹的双手！永生爹再次落进了大水里！

转眼，永生爹又从大水中钻出，猛然又是一个蹿身，一双断肘勾住船舷，奋力摇晃着那只大船。船上的人站立不稳，吓得狼哭鬼叫。丁大牙急忙从狗腿子手中夺过一根篙杆，刺向永

生爹的前胸……

永生象一条发了怒的小鲸，直奔那条大船，一个猛子扎过去，想把那条大船顶它个底儿朝天。可是，当他探头出了水面，大船却远远地划开了，眼前是一片片染血的洪流。他想去打捞爹娘，扎进水里，瞪大眼睛，摸着、找着。浑浊浊的水呀，却使他什么也看不清。几上几下，用尽了力气也没找到。他毕竟还是个十一岁的孩子呀，一口气没喘匀，咕嘟嘟灌了一肚子泥汤，昏昏沉沉地随着大水流去。

一条大汉掐住了永生的右腋窝儿，把永生擎出水面，拖上一只小船，划到北山根上。几个在岸边打捞家具的小伙子，把永生抬上岸，倒空了足有一袋烟的工夫。永生清醒过来，看看乡亲们，也不知说什么好。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从这些议论中，他才知道是大兴营渡口的艄公丁万松大叔救了他。可是那位独身艄公，早又划回村中救人去了。

忽然，他想起了那五岁的妹妹小花。“妹妹哪儿去了？”他向叔叔婶子们打问着。可是人们都说没看见。有的说先前看见在水边上，后来大伙忙着救人，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有人担心小姑娘失足落水，有人提议先分头去岸上各处找找，人们忽拉散开去，在洪水穿绕的一片丘陵中寻觅着那仅仅五岁的小姑娘，到处都是喊叫小花的声音。永生猛然站起来，看看大水又上涨了一丈多高。那时放妹妹的地方已被大水淹没。“难道妹妹也给淹死了吗？”爹娘惨死的情景又跳在他的眼前。倔强的孩子呀，第一次哭了，而且哭出了声音。

岗坡上、草丛里，乡亲们一声接一声喊叫小花。可是不久，人们都失望了，喊声也逐渐停下来。有几个乡亲慢慢走到永生身边，也不知用什么话语来安慰这十一岁的孩子，默默地看

着他，尽情的让他哭。是呀，这种时候，劝解有什么用呢？

突然，他象发了疯，尽着嗓门儿喊起来：“小花！妹——妹！”他向无情的滚滚大水里喊；他沿着水边跑着喊：“妹——妹！小——花！”他离开了人群，顺着一个傍山小路向前跑着喊：“小——花！妹妹！”他离开小路，跳进荒坡野丛，双手撕开面前的荆条野蔓，一个跟头一个把式，钻着、跑着、哭着、叫着：“妹妹！小——花……小花，妹妹……”

眼泪哭干了！嗓子冒烟了！但，回答他的，仍是洪水的咆哮声，人们的嘈杂声。

他不知跑了多少路，也不知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他绝望了！眼前一黑，摔倒在草丛里。他恨天，恨地，恨这无情的洪水，更恨透了仇人丁大牙。他呼喊着重：“还给俺爹！还给俺娘！还给俺的小妹妹，还给俺妹——妹呀！还给俺……”双手一使劲儿，连根带土抓下了两把草，他昏迷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一个声音又唤醒了他。

“哥哥呀！快来呀！俺怕呀！”

“妹妹？小花！”听，她在叫哥哥呀，她叫得多可怜呀！永生猛地站起来，一口气向着声音跑去，口中哽哽咽咽地应道：“哥哥来了！哥哥来了！”

小花一个人爬在一棵歪脖小树上，老地主丁稚云那只在乱尸岗吃惯了人的大黑狗蹲在树下，向树上的小姑娘瞪着眼，伸着血红血红的长舌头。

永生抱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地向狗头砸去。那狗一闪身，石头砸在后脚上，立时狂叫起来，三条腿蹦跳着逃跑了。

哥哥把妹妹从树上抱下来，妹妹双手搂住哥哥的脖颈，用小脸蛋儿贴着哥哥的脸说：

“哥哥，俺怕！”

“不怕！哥哥抱着你，哥哥给你打狗。”

“哥哥，你把那狗都打死吧！”

“对！等哥哥长大了，把那些害人的大狗、小狗，都打死！”

十一岁的小哥哥说着，把妹妹抱得更紧了，生怕有谁再从他手中夺走。

五岁的妹妹听了哥哥的话，点了点头。可是，她发觉哥哥说完这话，眼中流出泪来，她用纤小的手指顺着哥哥脸上的泪痕轻轻一划，说：“哥哥没羞哩，哥哥哭了呀！”

永生忙用小手背擦去泪水，也说：“对，哥哥没羞，妹妹是个好娃儿，妹妹总也不哭。”

小姑娘天真地点点头：“嗯，小花不哭。”

“对，要记住娘的话，娘说好娃儿不哭，哭的不是好娃儿。”

聪明的小姑娘，忽然感到哥哥是在哄自己。她想起了在大水中的爹和娘，双手捧着哥哥的脸，急问：

“爹呢？”

哥哥不知怎样回答妹妹。

“娘呢？”

哥哥还是不知说什么好。

“淹死了吗？”

小孩子不知讳口，直接了当地问出来，问得那十一岁的小哥哥心都要炸开了，眼泪成串成串地噗噗簌簌往下落。

刚刚答应总也不哭的小花，小嘴儿颤颤撇动，“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两只小手抓打着哥哥的前胸，喊叫着：“俺要爹！”

俺要娘！俺要娘啊！”

“小花，别哭，别哭，你看，哥哥抱着你。哥哥能把你养大，能，一定能。等你长大了，可别忘了给咱爹娘报仇！挨一千刀的丁——大——牙！”

“俺不要哥哥！不要哥哥！俺要爹，俺要娘，俺要娘呀！”

小花的双手双脚乱抓乱踢着，三把两把，小哥哥赤裸的前胸被妹妹抓出了一道道血印儿！可是，那十一岁的小哥哥呀，任凭妹妹怎样抓打，却不躲不闪，一声不吭，只是把妹妹紧紧地抱着、抱着；用泪湿的脸庞向妹妹发怒的小脸蛋儿上贴着、亲着。直到妹妹抓累了、打乏了，抽抽噎噎地睡在自己的肩上，仍然是抱着，紧紧地抱着。

.....

大水迟迟不落，兄妹俩跟着乡亲们讨着饭逃到了镇平县城。哥哥装成小孩子去卖小工，十一岁的娃儿干着十四、五岁人的半工活，妹妹象个影子似的不离身边。有一次搬砖，砸了妹妹的小脚丫，妹妹没有哭，哥哥却心疼得掉了泪。一边给妹妹揉着，看见妹妹左脚心上那块红痣，不觉又想起了娘；娘活着的时候常说，妹妹这块红痣主贵，还叮嘱自己不要对外人讲，讲了就会走了贵气。可是妹妹的命却是这样苦……

讨饭、卖零工，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儿俩渐渐瘦成了皮包骨头。有时竟一两天见不到一粒米。可是，娘缝在妹妹贴身兜肚里的两块大洋，永生却始终没敢花掉。他恍惚记得这是爹在桐柏山当伐木工那年，叔叔们凑钱往回赎卖掉的妹妹时剩下来的。娘说这是个压身钱，如果花掉了，妹妹就只好养活。他又恍惚记得，那些伐木工叔叔常到家里去，劝娘不要信天信命、要革命。革命是个啥呢？可娘又为啥说妹妹的红痣主贵呢……